

森林·草原·河流

——论雷平阳诗歌中的生态文化主题

陈俊娟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雷平阳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当代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其重要主题之一。诗人将生态环境的变迁置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通过对“森林”、“草原”、“河流”等系列意象的书写,表达了他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对于古老精深的生态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体现了一位时代歌者的责任意识和勇敢担当。

【关键词】雷平阳;生态;森林;草原;河流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1-0032-04

DOI:10.16104/j.cnki.xccxbsh.2015.01.009

现实主义是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从《诗经》的“风雅精神”到汉末的“建安风骨”,再到唐代的“诗圣”杜甫和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无不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也为当代部分诗人所继承,著名诗人雷平阳先生就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一位。在大量描写故乡风物、抒发故土情怀的诗作之外,他也创作了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关注社会现实、反思时代弊病的优秀作品。综观雷平阳先生的这类诗作,隐约可以发现其中似乎隐含有一个“生态文化主题”:诗人将生态环境的变迁置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通过对“森林”、“草原”、“河流”等系列意象的书写,表达了他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对于古老精深的生态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体现了一位时代歌者的责任意识和勇敢担当。下文即对作者这类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略作评析。

一、“森林”意象与诗人的环保意识

云南是我国著名的亚热带地区,尤其是云南南部的红河、西双版纳等地,降雨充沛、植被丰富,以其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而闻名世界。在《读〈西双版纳植物名录〉》等诗中,诗人用一种概括凝练的笔调,对这些雨林中繁茂的植物以及动植物的和谐关系进行了讴歌;对于某些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现象,则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不赞成、不满意和不理解等批判性态度,体现了诗人深刻的环保意识。

《读〈西双版纳植物名录〉》是一首颇为典型的作品。作者这样写到:“热带的繁荣,是由264科高等植物/迅速地完成的,其中还不包括/那些亚种和变种。当假鹊肾树的纤维/死死地缠住一棵伞树,我们知道/一种非植物学的树种又诞生了/……”对于这些种类丰富的热带植物,作者没有详细地叙述它

们的名字,也没有对这些植物进行详尽描绘,而只是选取了“当假鹊肾树的纤维死死地缠住一棵伞树”这个细节,从而以点带面地写出了雨林中的植物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热闹状态,读后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森林是动物的安乐窝,动植物的和谐相处是森林世界的进行曲。在这首诗的末尾,作者描写了热带雨林中动物们的生活状态:“我们所看见的密林,雨水的刀闪闪发光/我们所听见的声音,从根部爬向尖顶的/是3893种植物在暗中呼叫/千千万万的亡灵,在一只鸟的带领下/正向天空奔逃。幸运的,是那些/大象、麂子、马鹿……它们在植物的/尸身里,找到了暂时的安乐窝。”^[1]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雨林之中动植物相互依存的真实状况,以及动物在这个自然世界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自在的快乐。这里面虽然没有写到人的踪影,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能凸显出这个独特世界的安静与纯粹。这是健康自在的自然,也是人类生活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依靠。

然而在另外的一些地区,森林世界的正常秩序尤其是动物们的生存,却因为人类力量的介入而蒙上了一层残酷的阴影,《卖麻雀肉的人》一诗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作者在诗中描写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卖麻雀肉的人”:“他来自闷热的红河峡谷/黑色的脸膛,分泌着黑夜的水汁/我一直都想知道,他成堆的麻雀/从何而来,他的背后/站着多少,在空中捉鸟的人”。受当代社会某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和商业利润的驱动,自然界的不少动物被猎杀而进入市场,本诗就是这类社会现象的反映。这些社会和商业活动,实质上是对生态环境和生物生存秩序的破坏。诗人笔下的这位商贩,无论是其外貌形象还是行为举止都显得颇为独特:“或者,出于礼貌,他会

收稿日期:2014-12-09

作者简介:陈俊娟(1969-),女,云南红河人,讲师,文学学士,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

递一支/红河牌香烟给我,交谈/始终被他视为多余/把这么多胸膛都破开了/把这么多的飞行和叫鸣都终止了/他的沉默,谁都无力反对”。他的“黑色的胸膛”和不明原因的“沉默”,似乎象征着他内心的冷漠,又好像暗示着他不屑辩解、不想辩解等多种涵义。商业活动体现的是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双向关系,如果没有市场的需要也就无法实现交易的目的,因而在这个商贩出现的小小市场上,每一个过往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消费者。由此,作者别出心裁地将反思的触角指向了自身:“死亡的香味,不分等级/可以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我没有劝诫他什么,反而觉得/麻雀堆里,或许藏着/我们共同的、共有的杀鸟技艺”。对“味”的嗜好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这正是当代社会某些非法猎杀活动屡禁不止的原因;然而从长远的眼光看,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当然更为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意识。本诗这样的结尾,正体现了诗人深刻的反思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对于动物的猎杀是破坏森林生态环境的举动,然而在某些地方的城镇建设中,对于树木的胡乱砍伐同样也让人触目惊心。作者的一首小诗,就记录了云南会泽某地公路旁的树木被砍伐的情形:“在云南省会泽县/一个叫迤车的小地方/我看见大路两旁的大树/一种叫做白杨的树,全都很粗/在冬天,大雪已经落了几次/这些成长了多年的树/……全被齐腰砍伐!/像被大火烧毁的古代建筑群/这些被齐腰砍伐的树/是一根根寂寞的石柱子,横切面/全都敷着高原上最普通的红土”。公路旁边的树木,具有防护、绿化等多方面的作用,这样被无辜砍伐,无疑是让人感到困惑和痛心的。这些滥砍乱伐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急切与浮躁的心理。那么,在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能否有一种环境保护与速度效益兼得的两全策略呢?在《城市建设座谈会》一诗中,作者以一种谦逊的姿态表达了他对这类社会问题的思考:“我的观点是主张旧,让一个城市/旧下去,保持旧。让我们有着激荡的心却仿佛生活在过去”。诗人在这里,实际上是表达了他的一种独特的“发展观”,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历史感和现代感融合起来,既尊重一座城市的历史,更尊重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像那些热带雨林之中的动植物关系一样,在时间流转的天然节奏中去求取一种自然的和谐。

二、“草原”意象与诗人的博爱情怀

如果说在对“森林”及与之相关的意象书写中,

体现了诗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思考,那么在对“草原”及与之相关的“牛羊”意象的描述中,则表达了他对人与动物生态伦理关系的深刻反思,体现了诗人独特的仁爱之心与博爱情怀,也标志着作者的“生态文化主题”系列创作达到了一定的哲学深度,下文即对相关作品略作评析。

《草原》一诗是一首富有代表性的佳作,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心理与草原及草原生物的共鸣:“大地之心正对着蓝天/这些青草,共用了我的血汗/和我一起,用一滴马泪/替换了大海。它们的幸福和悲伤/我一眼就能看见。此时,它们正在变黄/——它们刚从去年羊群的舌尖上归来”。诗歌采取“感通”的修辞手法,通过大地与蓝天的相互映衬,以“血汗”联系人与青草的生命共性,从而建立起一种天、地、人的和谐关系。此诗手法新颖、意境独特,从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景象。人与物、人与景的同感共应,正是其抒情写景融为一体的重要基础。

除《草原》一诗外,《一头羊的孤单》也通过一个独特的情境描写,表达了生命与自然在某些时刻所达到的一种完满和谐的状态。这种静谧和谐的状态,往往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作者用“孤单”一词,传达了这种复杂而隐秘的感受:

“一头羊,它来到了山上/这是一座静谧的山,没有弯曲/只有一根弧线。那头羊/它站在弧线的内侧/弧线的外侧是空的/为什么整整一座山上只有一头羊/我的解释是:‘因为有一点孤单/必须安放在这座山上/必须让这座山趋于圆满。’”从诗中“弧线的外侧是空的”等语句可以看出,这是一座高山,山因其高而显得孤立;然而在这孤立的山上,却上来了一只孤单的羊,与这孤立的山相互映衬,先前的孤立景象瞬间变得和谐而圆满了。这样的一种景象,不能不让身在更高处的观察者、叙述者“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所以作者接着说:“这头羊也许代表不了这座山/可它体现出了我们的孤单/在平常之间,像一条弧线”。云贵高原上的草地,自然难以和蒙古大草原相比,然而作者在这些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完整的审美体验,却隐约有一种来自北方草原的独特意味,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丰富感受,这与作者对大自然的细心体察和草原风物的热爱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对于草原风物的这种深刻感情,对于动物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关系的深刻眷念,作者转而对牧羊人、食客与草原生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

在《疑问》一诗中,作者这样写到:“在滇东北,在我的故乡昭通/有个疑问我一直无法问:多少柄小刀/才能结束一头羊的性命?多少头羊/才能组合成一个牧羊人?我知道/所有人都会选择终身沉默/因为一个牧羊人和一根草/他们的尺寸相等”。羊是生于草原的温顺、善良的动物,然而却无法逃脱最终被杀戮的命运。这样的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人与动物的生态伦理关系,似乎与人类宣称的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大相径庭,也显示了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近乎尴尬的道德处境。在《面对一头羊的想象》中,作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思考:“当它渐渐肥硕/美丽的皮毛形成画卷/牧羊人的想象开始啦/毛的亲人是剪子/皮的邻居是刀片/肉的故乡是铁锅/骨的国家是荒野/把它层层剥开”。牧羊人是羊群的主人,他们是羊群的监护者和管理者,但同时也是间接的伤害者和杀戮者;经济利益和饮食需要驱动着人与羊群之间的本质关系,这正是人类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残酷一面。《在碧鸡关吃羊肉火锅》一诗中,作者更是直接指出了这种矛盾关系:“现在我们坐在关口上,吃羊蹄、羊筋/羊血、羊肺、羊心、羊肠、羊尾……/却没吃到羊的温顺和善良”。作者用犀利的语言进行自我审察,直指人与动物的生态伦理关系问题,句中所揭示的这种矛盾关系无疑是引人深思的。

静谧和谐的草原风景和人与动物的矛盾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者所思考的这类问题,也并非细枝末节的琐碎问题,而正是古往今来伟大的宗教家们所深深思考和力图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似乎是:人的思想和行为能否真正统一并趋于至善?不同宗教对此的回答也许并不一样,但无论是源自中国的道教还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倡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道教徒中有所谓“辟谷”的说法,佛教徒更是禁止杀生并推崇素食,似乎是对诗人所思考的问题的一个较好的回答。人的欲望具有无限性,而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不但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与文明。

三、“河流”意象与诗人的生态忧思

除了“森林”和“草原”,“河流”意象也是诗人“生态文化主题”系列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河流与时间、历史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表现的基础上,作者又将河流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深刻地展示了当代社会和历史变迁对河流的影响,以及河流的变化所反映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河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也使作者的“生态文化主题”创作更为完整和丰富。

作者在宽阔的时空视野中,对河流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双重观照:一种是自然的、安静的、没有任何人工影响的河流;一种是躁动的、不安的,充满着人力压迫与干扰的河流,并在两种河流的对比中反映其中存在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诗人描写自然、安静、优美的河流的作品,《从一座小寺看漾濞古城》这首小诗就很有代表性:“走在街上我听见了江声/来到小寺我看见了江水和城/江很细,城像一个村庄/几百棵小叶榕,长满了雨后的天堂”。作者将水声、小城、榕树等景物连接在一起,特别是通过“雨后”这一背景的渲染,使诗中的景象更显得宁静而平和;“天堂”一词的运用,则充分说明这些景象属于自然天成,少受人为因素特别是现代工业的熏染。这样的环境,当然是最适宜人们居住和生活的。

沿着这样一种寻求河流本色及其天然姿态的思路,作者创作了《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这首别致的作品。这首诗无论是结构和语言,都显得非常的别致:“澜沧江由维西县向南流入兰坪县北甸乡/向南流1公里,东纳通甸河/又南流6公里,西纳德庆河……一意向南的流水,流至火烧关/完成了在兰坪县境内130公里的流淌/向南流入了大理州云龙县”。作者用全景扫视的白描手法,描写了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分布状况,除此以外别无任何叙述与评论。由于语言方式和结构布局的独特,本诗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有评论者甚至提出这样的结构是否还是“诗”的问题。其实这种构思并不奇怪,如果结合上述《从一座小寺看漾濞古城》等作品,就不难看出作者正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突破,描写了河流在时空中的纯粹的、近乎本质的孤独印象,也是对明净、流转的河流之美的另一种表达。这样的一种明净、自在、真实的河流,正是自然之美最直接的体现。

但是在另外的一些作品中,作者却对遭受压迫、破坏甚至污染的河流进行记录和描绘,并对这样的现象展开批评与反思,如《上河,上河》一诗就颇为典型:“时间史中滚动着的毒瘤或者珍珠/也跟着被带出。而每逢这样的时候/旁边的盘龙江和巡津街已完成了/世纪性的交易:河床成为了街道,肮脏/混乱、迟缓;街道成为了河床/加速度、陡峭、暗藏杀机”。诗歌充分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河流遭到了过度的开发,河床不但变成了街道,而且“肮脏”、“混乱”,作者采用“暗藏杀机”一词,形象地烘托出了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危机。在《河流之二》的结尾,作者这样写到:“像欧家营旁边的这条,走得很慢/通常能

看到,我们的倒影 / 和渐渐缩小的未来”。欧家营是作者家乡的一个村庄,这首诗描写的是作者家乡的一条小河。作者以此作为象征,指出河流的变化与收缩,实际上预示着人类生存空间的缩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作者在谈到这首诗时,更是直接地表达了这种忧虑,他说:“这样的写作……实质上,因为拜物教的国家化和暴力化,它总是让人怀着一颗白茫茫的心,处于灵与肉双重被流放的边地,绝望而悲怆。”^[2]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中部分人群在“拜物”思想的驱动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河流的破坏,使诗人产生了一种可能失去家园的忧虑感,这种忧虑在当下也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那么,在作者看来,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其症结何在呢?在《奔跑》一诗中,作者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思考:“知道敬畏和知道感恩的人 / 一样少。在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上 / 我们都被这清澈见底的流水感动了 / 可是,我们并未觉得 / 这稀有的流水就是天下洁净的预兆”。可见在作者看来,人对于自然世界供给给我们的物质资料,应该怀着一颗敬畏和感恩的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也正如

此。这首诗题为“奔跑”,结合本诗全文,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多个方面的含义:其直接意义是指河畔的人的“奔跑”,其次是指河流、河水的“奔跑”,更重要的,是隐喻这个时代社会经济的“奔跑”,并指明社会的发展应当坚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即在对自然与世界的敬畏中保持一种理性的发展思路。邱诗越曾经研究指出:雷平阳的诗歌中存在着一种较为明显的生态意识,“诗人在他的作品里希望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从而守望栖居的家园、回归诗意的大自然”^[3]。这一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作者正是将“河流”置于时间和历史的序列中,表达了他深沉的忧虑和自觉的担当,从而使“河流”意象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涵义更为深广和丰富。

综合上文分析可知,从“森林”、“草原”到“河流”意象,雷平阳先生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对于古老精深的生态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从而使他的诗歌体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生态文化主题”。这不但是诗人现实主义精神的明显体现,也显示了一位时代歌者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勇敢担当,这正是这些作品读来让人深受感动的重要原因。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雷平阳.读《西双版纳植物名录》[C]//雷平阳.雷平阳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46.(文中所引作者诗歌原文均见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2]雷平阳.我诗歌的三个侧面[J].当代作家评论.2012(1):108—112.

[3]邱诗越.论雷平阳诗歌的生态意识[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77—79.

Forest·Grassland·Rivers

——On the Ecological Culture Theme in Lei Pingyang's Poetry

CHEN Jun-juan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Zhaotong College, Zhaotong, Yunnan 657000)

Abstract: The poem creation of Lei Pingyang reflects the distinct spirit of realism, atten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The poet plac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ide, through the "forest", "prairie", "river" and other series of imagery writing, expressed his concerns on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or deep thought of ecological ethics of ancient and profound, embodying era singer's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courage bear.

Key words: Lei Pingyang; ecological; forest; grassland; rivers

(责任编辑:周锦鹤)